

长篇
小说

罪惡未受到法律的懲罰，
警察被迫作出33%選擇。
這人決定這級人他的一生！

《國家機密》小說作者李李最新力作

李李◎著

FANGWEIGUODANG

防
衛
過
當

長
松
生
版
社

长篇小说

李
李◎著

防卫过当

晨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防卫过当/李李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80204-367-1

I. 防…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1145 号

书 名: 防卫过当

作 者: 李 李

责任编辑: 李建璞

装帧设计: 尚 农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010—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96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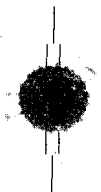
ISBN 978-7-80204-367-1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防卫过当”	1
第 二 章	福祸相随	8
第 三 章	商业陷阱	18
第 四 章	啤酒女郎	37
第 五 章	银行劫案	49
第 六 章	怜香惜玉	63
第 七 章	将计就计	75
第 八 章	恐吓临门	87
第 九 章	护花使者	95
第 十 章	售楼小姐	101
第 十 一 章	从善如流	107
第 十 二 章	意外重逢	116
第 十 三 章	“世纪家园”	124
第 十 四 章	商场劫案	130
第 十 五 章	酒吧之夜	135
第 十 六 章	拯救弱女	145
第 十 七 章	“借鸡生蛋”	153
第 十 八 章	杀人灭口	164
第 十 九 章	手机音乐	172
第 二 十 章	浪漫之旅	181
第 二 十 一 章	特别营销	187
第 二 十 二 章	精油香浴	194
第 二 十 三 章	“推介公司”	201
第 二 十 四 章	“玉婷小吃”	210



第二十五章	防身之术	216
第二十六章	鸳梦重温	224
第二十七章	报复杀人	231
第二十八章	“英雄救美”	238
第二十九章	红色玫瑰	243
第三十章	“贵妃出浴”	254
第三十一章	“醋海风波”	260
第三十二章	投毒事件	266
第三十三章	“贵妃醉酒”	275
第三十四章	“蚂蚁之巢”	282
第三十五章	汽车劫案	288
第三十六章	扫黑行动	293
第三十七章	越境买枪	302
第三十八章	祸从天降	305
第三十九章	守口如瓶	313
第四十章	恐怖之城	321
第四十一章	若即若离	329
第四十二章	大难不死	343
第四十三章	最后疯狂	353
尾 声	尘埃落定	361
后 记		364



第一章 “防卫过当”

秋分那天夜里，天津市华清洗浴中心发生了一起强奸案。这种事开始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不是后来演变成了命案，而且是连环命案，这宗普通的强奸案也就会随着案件的了结，被人们像翻日历一样轻松地翻过去。但是出了人命，性质就不一样了，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关注程度。

受害人赵小梅是洗浴中心的服务员，19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想出来找个工。正好原来国营的华清浴池倒闭了，一个民营老板将其收购，改造成洗浴中心。赵小梅面容姣好，一去应聘就被录取了。可是刚上了一个星期班，就出了事。

犯罪嫌疑人段虎是天津市有名的地痞。他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哥哥叫段龙，弟弟叫段豹。龙、虎、豹三兄弟是天津的一霸，天津市没人敢招惹他们。大家都知道这三兄弟心狠手辣，劣迹斑斑，暴敛钱财，不择手段。但是他们仗着有个在市检察院当副检察长的舅舅，在当地狐假虎威，呼风唤雨，称霸一方。那天晚上段虎喝了点酒，和几个朋友到洗浴中心消遣，寻找刺激。段虎见赵小梅长得漂亮，就动了淫念，强行将赵小梅拉入一个空房间。有人看不过去，就报了警。但是在警察赶到时，段虎已经将赵小梅强奸了。

段虎看到警察出现，酒醒了，或者他根本就没醉，只不过装醉而已，所以并未显得怎么惊慌。他被警察抓去的事情经常发生，但他知道很快就会被放出来。果然，他在派出所的禁闭室里关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就被“无罪释放”了。段虎一口咬定不是强奸，是嫖娼。头天晚上还证明他是强奸的证人，因为慑于段氏兄弟的“势力”，第二天也都改变了证词。这样一来，本是受害人的赵小梅竟变成了令人不耻的卖淫女。赵小梅一时想不开，就寻了短见。

赵小梅家住在老城区一个破旧的小院里。院里搭了一个简易的灵堂，赵

小梅的遗像挂在灵堂中央。遗像上赵小梅十九岁的笑容依然显得甜美、清纯。

赵小梅的遗体今天火化，她的家人和邻居都到火葬场去了，院子里十分安静。一个穿黑风衣的年轻人走进灵堂。他叫严伟，是赵小梅家的邻居。他把风衣脱下来搭在椅子上，默默地站在赵小梅的遗像前，凝视着赵小梅那青春的笑脸，心中一阵抽搐，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往事。他仿佛看见儿时的小梅在街上喊：“大伟哥哥，我妈叫你上我家吃饭……”他仿佛看见小梅的妈妈往少年严伟的碗里夹菜……他仿佛又看到了小梅的遗书：“我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只有以死表明我的清白！我不想死啊，可是我没有办法，我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地活着……”

严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严伟是从火葬场溜回来的，没有和他的女朋友肖玉婷打招呼。此时火葬场的临时告别室里，人们正在向赵小梅的遗体告别。肖玉婷一转身发现严伟不见了，就急匆匆地从告别室里跑出来，问别人看见严伟没有？所有的人都摇头。肖玉婷四处打量一番，又问看见黑子和少飞没有？人们仍是摇头。肖玉婷的脸上出现惊慌的表情。她预感到要出事，快步跑出火葬场，拦了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

严伟在赵小梅灵堂里站了很久。听见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水，转回身，看见丁黑子和钱少飞穿着黑衣跑进来。

丁黑子气喘吁吁地说：“大伟哥，都准备好了。”

钱少飞补充道：“段龙、段虎、段豹已经到了凯悦楼，今天中午在那里给他舅舅摆寿宴，可能会去不少人。”

严伟伸出强壮的手臂摘下赵小梅的遗像，轻轻擦去上面的灰尘，交给钱少飞说：“安排人送到凯悦楼去，我要让梅子亲眼看着他们偿命。”

丁黑子说：“我们和你一起去吧。”

钱少飞也说：“让我们去吧。”

严伟摇摇头，说：“不。你们只要做好我交代的事情，别的什么都不要做。今天的事情你们就装作不知道，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钱少飞回答：“是，知道了。大伟哥，段家兄弟向来刀不离身，你要小心啊。”

丁黑子也说：“大伟哥，你也带把家伙防身吧！”



严伟淡淡地说：“不用。如果我这次回不来，你们帮我照顾好玉婷。”

这时，丁黑子看到了站在门口的肖玉婷。严伟顺着丁黑子的目光看过去，吃惊地问：“你怎么来了？”

肖玉婷走向严伟：“严伟，求求你，不要去……”

严伟拍拍她的肩膀，说：“男人的事情，你不要管。”

肖玉婷哀求道：“你出了事，我怎么办？”

严伟说：“放心，我不会出事的。”说着就要往外走。

肖玉婷拉住他：“你干吗要管这些闲事！”

严伟回头看看她：“这不是闲事，你不懂。”

肖玉婷说：“她是你什么人，值得你去为她卖命？”

严伟耐着性子说：“你知道的，我从小是孤儿，是街坊邻居把我养大的。她妈就是我的亲妈，她就是我的亲妹妹。如今，我的亲人遭了难，我要是不为她报仇，我他妈还是人吗？！”说着，泪如雨下。

肖玉婷一头扑入他的怀中，哽咽道：“段家兄弟不是人，是畜生，你斗不过他们……”

严伟抹了一把泪，苦笑道：“看来你也小看我了。”

丁黑子指指手表，意思是：时间不早了。

严伟会意，把一个印有警徽的警察证交到肖玉婷手上，对她说：“玉婷，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就当没我这个人。好好过你自己的生活。”

肖玉婷死死抱住严伟不放：“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警察证掉到地上，那枚警徽显得格外刺眼。

严伟看了一眼警徽，用力推开肖玉婷，对丁黑子和钱少飞说：“看住她，别让她坏我的事儿！”

丁黑子和钱少飞上前抓住肖玉婷的双臂：“玉婷姐，大伟哥不会有事的。”

严伟抓起放在一旁的黑风衣，披在身上，头也不回地走了。一阵风吹来，吹起他的风衣，就像飘扬着一面黑色的旗。

肖玉婷在后面喊：“严哥！严伟！……”

严伟没有回头。

凯悦楼是天津市有名的酒楼。正值中午吃饭时间，凯悦楼内人来人往，一派繁忙景象。



这时，一辆装载花圈的小卡车停在凯悦楼门前。所有人都被这一景象惊呆了，人声鼎沸的凯悦楼顿时鸦雀无声了。

几个工人模样的人，将花圈径直送进段氏兄弟准备办寿宴的贵宾厅。三个花圈的挽联上分别写着“段龙”、“段虎”、“段豹”。

在场的人一怔。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段氏三兄弟”中脾气暴躁的段虎，他一把揪住一个送花圈工人的脖领子，骂道：“你他妈的，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不想活啦！”

工人大惊失色：“不关我们的事，我只是拿人钱替人办事。”

段虎厉声问：“是谁让你们干的？”

工人哆哆嗦嗦地说：“是门口那个穿黑衣服的。”

段虎直奔门外，段龙和段豹也跟了出来。

段虎站在门口四下寻找穿黑衣服的人，他发现送花圈的小卡车上立着赵小梅的遗像。车前不远处有一个穿黑风衣的青年像在等什么人。那穿黑风衣者便是严伟。

段虎顺手操起门口一个凳子，瞪着眼睛奔过去：“你他妈找死！”

严伟用眼角余光看着段虎拎着凳子冲过来，不慌不忙地将一袋血浆放入衬衫中。

段虎冲到严伟面前，不由分说，举起凳子劈头盖脸地砸向严伟。严伟扭身歪头，用背部抵住段虎的击打。

“啪！”凳子击碎了，严伟岿然不动。段虎不由得一怔。

这时，老三段豹冲了上来，他抡起手中的啤酒瓶子狠狠砸向严伟的脑袋。

“砰！”啤酒瓶子爆裂，碎片四射，目击者一片惊呼，但严伟依然未动。震惊的段豹毫不犹豫地手中的半截玻璃瓶戳向严伟的腹部。严伟侧身避开半截玻璃瓶的锋芒。段豹立刻改刺为砍，将半截瓶子横扫向严伟的腹部。严伟屈身收腹，半截玻璃瓶从他身前划过，未伤及他的身体，却戳破了他身上的那袋血浆，顿时鲜血崩射，四周一片惊呼。除了严伟本人和将信将疑的段豹外，其他人都认为严伟身受重伤。段虎不失时机地抡起手中残留的凳腿击向严伟的后脑，严伟矮身躲过。

面目阴沉的段老大站在饭店门口冷眼静观事态的发展。在他看来，段虎和段豹对付一个严伟已是绰绰有余。

忽然，围观的人群又发出一阵惊呼。



原来，恼羞成怒的段虎已丢掉手中的凳子腿，拔出了匕首。严伟再次躲过段豹手中的半截玻璃瓶，接着一个“扫堂腿”将手持匕首扑向他的段虎撂倒在地。段豹趁严伟立足未稳，挥动半截玻璃瓶直戳向严伟的颈动脉。严伟避开玻璃瓶的锋芒，顺势跨步起身冲到段豹腋下。就在严伟拔出段豹别在腰间匕首的一瞬间，段豹已经惊恐地嗅到了死亡的味道。他不知道严伟为什么能够选择在他招式用尽、新力未生的时机近身到他腋下，但他知道自己轻敌了，他相信严伟一定受伤不重，否则身手不可能如此敏捷……

“噗！”匕首刺进段豹的腹腔。严伟把匕首一横，大角度拔出匕首，锋利的匕首伤及腹腔大部分内脏。段豹颓然倒地。

段龙和段虎见严伟刺倒段豹，发疯一样挥刀扑向严伟。严伟屹立不动，冷眼望着扑向他的段龙和段虎，冷静估算着他们的距离和可能攻击的角度。就在段虎即将扑到严伟眼前的时候，严伟突然矮下身子，整个身体横滚向段虎。段虎猝不及防，来不及挥刀，又收不住脚步，被严伟的身体一绊，段虎的身躯凌空飞起，重重摔倒在地上。严伟起身顺势向后倒下，就在他后背即将倒在段虎背上的一瞬间，他翻转匕首，由他的腋下向后刺出。

“噗！”段虎一声未吭便一命归西。

“啊——”段老大红了眼，号叫着冲上前，挥动匕首与严伟拼命。严伟就地一滚，避开刀锋。段老大又一次扑向严伟，穷追不舍，刀刀都是与严伟同归于尽的招式。严伟被段老大逼红了眼，他站稳脚跟后立刻迎着段老大的刀锋冲上去。

“噗！”“噗！”严伟胳膊挨了一刀，段老大的肩膀被捅个窟窿。

“噗！”“噗！”严伟在段老大胸前划了道口子，段老大刺中严伟的大腿。

严伟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骂道：“王八蛋！”不顾大腿血流如注，挥刀又向段老大冲去。

望着严伟手中阴森森的刀锋和他身上散发出的浓烈杀气，段老大突然胆怯了，他把匕首投向严伟，转身就跑。严伟躲过投来的匕首，紧追其后，一刀砍下去，没中。又一刀砍下去，又没中。严伟腿部受伤，无法追上段老大，他当机立断，奋力将手中的匕首向段老大的后背投去，段老大“啊”的一声中刀倒地。

严伟望着立在小卡车上的赵小梅的遗像，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这时，警笛呼啸，警察赶到了……



刑警队长宋克明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经过调查，案情已基本弄清：往凯悦楼送花圈的工人证明，雇佣他们的黑衣人不是严伟，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也说不清。严伟只是路过凯悦楼，又碰巧穿了一件黑色风衣。严伟刺死段虎、段豹，刺伤段龙的匕首属于段豹，严伟身上没有任何凶器，排除蓄意杀人的可能。严伟在无端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以攻击者的凶器刺杀攻击者，属于正当防卫行为。但严伟在段龙脱离打斗的情况下，依然追打段龙，并导致段龙重伤，应属于防卫过当。

公安局长听完汇报，问道：“这个严伟的身手不错嘛！”

宋克明犹豫了一下，说：“他当过特种兵。”

向局长汇报完案情之后，宋克明来到看守所提审严伟。严伟走进审讯室，看见宋克明，怔了一下。宋克明示意他不要做声。

宋克明对看守人员说：“你们忙去吧。”

看守人员离开后，严伟见周围没人，惊奇地问：“老连长，你怎么来了？”

宋克明说：“我负责你的案子。为了避嫌，我没说你我的关系，也没来看你。现在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了，我来就不用避嫌了。”

严伟神情黯然地说：“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

宋克明说：“有几个问题，随便聊聊。”

严伟说：“有些情况，你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接下来，凡是涉及案情的话题，严伟一概装聋作哑。宋克明也不难为他，闲聊了一会儿便离开了。

严伟因防卫过当，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辩护律师认为法院量刑过重，建议严伟上诉。严伟微笑着摇头：“就让他们那个当副检察长的舅舅心里舒服一些吧。”

严伟走出法庭的时候，等在外面的肖玉婷想和严伟说话，被法警挡住了。严伟微笑着向她招招手。

严伟刚回到看守所，宋克明紧跟着就来了。宋克明对严伟说：“现在案子已经结了，有些话你可以跟我说了吧？”

严伟问：“你想知道什么？”

宋克明说：“整个事件都是你安排的吧？”

严伟笑笑，不置可否。

宋克明说：“知道我是怎么推测出来的么？从现场发现的那个血袋！”

严伟仍然笑，不说话。



宋克明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严伟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严肃地说：“因为社会腐败，司法腐败，穿你这身衣服保护不了好人，也惩治不了坏人！”

宋克明并不生气，反而微笑道：“不要打击面太宽了。你为什么不找我？”

严伟说：“段氏兄弟的舅舅是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权力比你大，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宋克明诚恳地说：“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严伟把赵小梅之死的来龙去脉都和宋克明说了，宋克明听了非常气愤，义愤填膺地对严伟说：“简直是无法无天！”

“我现在唯一的遗憾是不能还小梅一个清白……”

“你放心，我一定还赵小梅一个清白！”

严伟抱拳说：“那我在这里替小梅谢你了。”

告别严伟，宋克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调查取证工作。他认真查阅卷宗，走访洗浴中心，重新询问证人，甚至还找了丁黑子和钱少飞了解情况。事实证明，严伟一案“事出有因”，赵小梅之死充满冤情。与此同时，也查清了段氏兄弟的一系列罪证。经局领导同意，宋克明带领几个警察来到段龙的病床前，出示逮捕证，严正宣布：“段龙，你被逮捕了！”

很快，段龙因犯强奸罪、流氓罪、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辆押解罪犯的囚车开进监狱的大门，在广场上停下。段龙等囚犯从车上下来，好奇地打量周围的环境。一群犯人列队从旁边走过，队列中有严伟。段龙的目光正好与严伟的目光相遇。严伟嘲笑地向段龙摆摆手。

段龙和严伟不在一个监区，段龙刑重，严伟刑轻，严伟在外自由活动的机会比段龙多，因此段龙非常气愤地远远地盯着严伟，并寻找各种机会报复他。

监狱进行篮球比赛，段龙和严伟各自代表自己的监区上场，段龙紧盯严伟，几次对严伟下阴招儿，结果不但没有伤着严伟，反而被严伟暗算了一回，摔在地上半天没爬起来。

犯人到地里劳动，段龙看见严伟离得很近，提着工具向正在干活的严伟走去，想和严伟拼命，被武警战士发现，强行阻拦，段龙才没有得逞……



第二章 福祸相随

两年以后，严伟刑满释放，走出监狱大门。严伟站在监狱的大门口，仰望天空，大口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自由的感觉真好！没有人接他。他是孤儿，没有亲人，虽然有几个朋友，但他不想惊动他们。

严伟直奔火车站，买了车票，登上开往天津市的火车。他刚上车，火车就开了。他往车厢里面走，找座位。一张漂亮的面孔跃入他的视线。那个坐在车窗边看报纸的年轻姑娘长得酷似赵小梅，把严伟看呆了。

她叫卓悦，她只是脸型长得像赵小梅，但发型、着装和气质完全不一样。

严伟在车厢的另一头找到一个空座位。他坐下后仍然惦记着那个像赵小梅的姑娘，便走到卓悦斜对面的一个旅客跟前，和他耳语了几句什么，那个旅客便和他调了位置。

几个小时的路程，严伟一直在静静地端详卓悦。卓悦看他一眼，却没有任何表示。

天津市火车站到了。火车刚刚停稳，背着大包小裹的人们纷纷从各个车厢涌出，逐渐汇成人流，缓缓涌向出站口。

卓悦背着一个巨大的旅行背包，手里还拖着一个巨大的旅行箱，在人群中吃力地移动着。当走到地下通道入口处，望着长长的台阶，她气馁了。

严伟走到她的跟前，轻声说：“需要帮忙吗？”他手里拎着一只不大的旅行袋。

卓悦看看他，认出他正是在火车上看她的那个人，高兴地说：“我正愁怎么把它弄下去呢。”女孩指着地下通道长长的阶梯。

严伟提起巨型旅行箱，走下阶梯：“跟着我。”

卓悦赶紧跟在他身后。出了火车站，她四处张望，寻找来接她的人，但未见踪影。



“对不起，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行李。”卓悦对严伟说。严伟点了一下头。卓悦说，“谢谢，我马上回来！”卸下肩上巨大的背包，放在严伟脚下，然后朝公用电话亭跑去。

卓悦拨通一个手机号码，“单珊，你在哪里？我已经到啦。”

单珊在电话里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路上塞车。卓悦，你别急，我马上就到。”

卓悦说：“我在出站口的右侧等你。”然后跑回严伟身边。严伟正默默地守着那两个大包。

“真是太谢谢你啦，我同学马上来接我。我们来认识一下，我叫卓悦，从丹阳来，是来打拼世界的。”卓悦大方地伸出手。

严伟与卓悦握了握手，说：“我叫严伟。刚从监狱出来，现在回家。”卓悦目瞪口呆。严伟微微一笑，拎着自己的旅行包离开。忽然又回头说：“你长得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真的。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在和你套磁，因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

卓悦望着严伟离去的背影，又看了看脚下那两只装了她全部家当的大箱包，心里感到一阵后怕。

单珊气喘吁吁地赶到：“对不起，对不起。”卓悦还在望那个远去的背影。单珊问：“那人是谁？”

卓悦说：“是他帮我出站的。”

单珊吃惊地看着卓悦身旁的巨型箱包：“你不会是把家都搬来了吧？”

卓悦说：“这叫破釜沉舟！既然我们要在天津打拼，就必须要有的一往无前的决心，绝不后退！”

单珊说：“希望你三个月后还有这般雄心。”

几天前，单珊给卓悦发了一封电报，上面有八个字：此地钱多人傻速来。

邮局女职员看了电报，又看单珊，不解地问：“什么意思？”

单珊反问：“连这也看不懂？”

女职员摇头苦笑。当时卓悦收到电报时的感觉也是怪怪的。

“你不是说‘此地钱多人傻’吗？所以我把全部家当都搬来了。”

“想好事！我是逗你玩儿的。”单珊说，“我的最高理想就是不劳而获，永远不用为生计奔波。”

“那你还是趁早嫁人吧。”



“你以为我不想？可惜要娶我的人都和我一样穷，这样的婚姻不要也罢。”这时一个小伙子跑过来。单珊不悦地对他说：“你怎么才来？”

小伙子唯唯诺诺：“我得把车停好……”

单珊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小刘，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好朋友卓悦。”

卓悦和小刘打招呼：“嗨。”

单珊指着地上的行李对小伙子说：“把行李放车上。”卓悦要帮着拿一件，被单珊拦住：“不用你拿，他一个人就行。”

小刘说：“是啊，不用你，我行。”背上背包，拖着箱子，步履蹒跚地朝停车场走去。

卓悦望着小伙子吃力的背影，不忍地对单珊说：“这样不好吧？”

单珊无所谓地耸耸肩：“有什么不好，男人有的时候就这么贱！你不用他，他反而不高兴。他们愿意为漂亮女人效劳。你要学会享受这种优越性。”

卓悦和单珊来到住处，小刘吃力地把行李搬进屋，站在那里大口喘着粗气。

单珊对小刘说：“还站在那里干吗？等我付小费？走吧！”

卓悦觉得单珊有些过分，忙打开行李，找出一罐饮料递给小刘：“来，坐下休息一下。这么重的行李，真是太麻烦你啦。”

“噢，我还有事，我先走啦。你们休息吧。”

卓悦送走小刘，对单珊说：“你太过分了吧。你怎么对人家这种态度？我看小刘不错，人忠厚，长得也很帅气。”

单珊把自己摔到沙发里：“帅气有什么用？都快三十岁的人啦，既没有房子也没有车子。去唱歌，只能拣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晚十八点时段，这种失败的男人不在本姑娘的考虑范围内。他们唯一的价值就是，有重体力活时，可以利用一下，例如今天。”

单珊脱掉鞋，双腿蜷在沙发里，一双涂了朱红蔻丹、玉一样的脚，在沙发里扭来挪去，寻找着最舒服的姿势。

卓悦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看来你在大学立下的志向依然没变——非成功男士不嫁，在这一点上你倒是够执著的。”

单珊懒懒地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即使你继续挖苦我，我也不会改变初衷。”



卓悦说：“但是你不能否认，金钱与婚姻的完整、家庭的幸福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给你房子，给你汽车，给你漂亮的衣服和美食，但回到家里，却看不到为这一切在外奔波的老公，只能独享寂寞，你说，你会不会感到爱情甜蜜，幸福无边？”

单珊说：“那么就找一个既有钱，又不需要奔波的男人。”

卓悦说：“你真以为会有这种男人？”

单珊泄气地说：“即使有这样的男人，他也一定不会娶我。”

严伟是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走进他家所在的小巷。不时和熟人打招呼。路经之处，身后留下一片窃窃私语。

“他就是把段氏兄弟灭了严伟？”

“不是他还能有谁？”

“听说他当过特种兵？”

“不是特种兵敢和段氏三兄弟叫板？”

“听说他女朋友在他蹲监狱期间跟别人跑啦？！”

“这回有好戏看了！”

“听说是他让她嫁人的。”

“那也不能说嫁就嫁呀！”

严伟对别人的议论置若罔闻。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他已经把名声之类的事情看淡了。他的家和巷子中的其他人家一样，平房，房前有一个很小的院落。

严伟推开小铁门进入院子，院子拾掇得很整齐。他来到房门前，从门框上方摸出钥匙，打开门，屋内干干净净，显然有人经常为他打扫房子。严伟放下手中的提包，看见墙上他穿着警服的大照片，感慨万千。

“大伟哥！”一个少女羞怯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严伟扭头看见一个少女羞答答地从小铁门后探出头。“娟子？快进来。”身材高挑的娟子忸怩地从小铁门后走出来。严伟亲昵地拍拍娟子的头：“又长高啦，有一米七了吧？”

娟子小声说：“一米七二。”

严伟说：“不能再长啦，否则只能去当模特啦。快毕业了吧？”

娟子说：“今年毕业。”

严伟问：“这么说你马上就可以当护士了？”



这时娟子的哥哥钱少飞从外面跑进来：“大伟哥，你终于回来啦。”

严伟拍拍钱少飞的肩膀说：“谢谢你帮我照顾房子。”

钱少飞说：“这都是娟子收拾的。知道你这几天要回来，她每天过来打扫卫生。在家都没见她这么勤快过。”

娟子狠狠地瞪了哥哥一眼：“哥——”

钱少飞说：“大伟哥，晚上我和黑子给你接风洗尘。”

严伟哈哈笑道：“那我就不客气啦！”

晚上，严伟在钱少飞和丁黑子的陪同下来到酒店。他打量着酒店的豪华装修，问道：“你们哪来的钱到这里摆阔？”

丁黑子说：“大伟哥，这酒席是这家酒店的老板于胖子孝敬您的，不用我们掏钱。”

严伟用怀疑的眼光瞪着黑子。他根本不认识什么于胖子，何谈孝敬？

黑子连忙解释：“我们绝对没有逼他，是他自愿的。”

钱少飞也解释说：“是于胖子主动提出要给你接风的。他以前受过段氏兄弟的气，你把段氏兄弟砍了，等于帮他出了气，所以他想和你交个朋友。”

严伟点点头，觉得可以理解，脸色也缓和下来。

宴席上的佳肴很丰盛，钱少飞和丁黑子领着手下的几个小兄弟向严伟敬酒，气氛十分热烈。

钱少飞说：“弟兄们，热烈欢迎大伟哥回家！”

几个杯子碰到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就在严伟和小兄弟们狂欢的时候，宋克明身穿警服走进酒店大门，迎面碰上酒店经理于胖子。

“哎哟，这不是宋队长吗？”于胖子讨好地说。

“我来找个人。”宋克明淡淡地说。

于胖子问他找谁，他说找严伟。于胖子马上把他安排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去请严伟。于胖子走进严伟所在的包房，钱少飞马上介绍说：“大伟哥，这就是于经理。”

于胖子快步上前，握着严伟的手，满脸堆笑道：“伟哥，你是咱们天津市的大英雄。听说你回来了，薄酒一杯，略表敬意。”

严伟说：“于老板客气了。”

于胖子端起服务小姐递过来的酒杯说：“来，我敬伟哥一杯酒。”

两人干了杯。于胖子俯在严伟耳边小声嘀咕几句什么。严伟对弟兄们